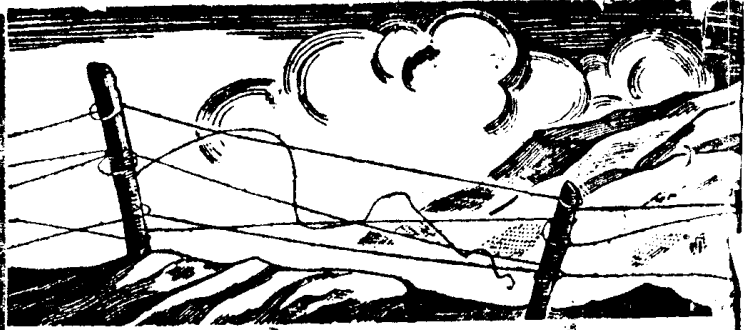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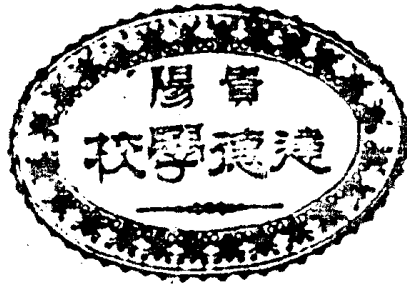


淪亡的平津



刊 叢“國平/安/學/校”

編 主 江 長



著 等 方 小 江 長



一之刊載“國中的中戰抗”

津 平 的 亡 淪

著 等 方 小 江 長

店 書 活 生

月一年七十二國民華中

一之刊載“國中的中戰抗”

淪 亡 的 平 津

每冊實價國幣叁角
外埠酌加郵費

發
行
者

主
編
者

著
者

漢口上海廣州重慶
生活書店
西安長沙梧州成都

長
江

長
江
小
方

印 翻 准 不 有 所 權 版

月一年七十二國民華中

目次

血淚平津	長江(一)
前織憶北平	小方(二)
朱名湖畔憶離散	大公報(一九)
流亡記	燕京人(二六)
雜話北方	徐盈(四)
亂動的北平	魯悅明(四)
籠城落日記	魯悅明(五)
古城的影	字林西報(六)

揮淚話天津	大公報(突)
淪陷後的平津	桐古(齒)
暴日鐵蹄下的北平	大公報(八)
故都歸客話皇軍	鍾馗(九)
促北平來	須旅(二)

血淚平津

長江

北方的時局，又墜入了過去日本慣用的一鬆一緊的老階段。突然的強力壓迫，激起了全國的反感，他們相當達到目的之後，於是就放些和緩空氣，弛緩我們的反抗力量和工作，然後儘量利用我們內部的弱點，作分化挑撥等工作，擴大我們的矛盾，然後等待機會，又來一次的進攻。這樣又偷又搶的政策，很容易令意識麻木的被壓迫者，耽誤他反抗以求解脫的機會。

蘆溝橋事件，日本曾三次約好同時撤兵，而三次皆於約定時間內反向我攻擊，第四次約好二十二日同時撤兵，結果我們到今天已撤了三天，他

們還在加做工事，運輸軍械。許多負責的軍政人員還夢想着日本之撤兵，希望可以和平妥協，暫維一時；然而，可能程度有多少呢？

北平對外交通，一共只有幾條主要道路，向東是平榆公路，平津公路，平通鐵路，此三路皆以北平東面四十里之通州爲總過道。此地早已在日軍手中，且爲傀儡僞冀東防共自治政府所在。東南爲北甯鐵路，以通天津，北路咽喉之豐台，已在日軍絕對控制之中，且豐台車站服務人員，日方已於二十四日改用滿鐵職員，陳覺生直等於傀儡局長，北寧路一切皆唯日方之命是從。北平西南交通要道爲平漢鐵道，蘆溝橋爲平漢之要津，日方正用種種方法，希望搶入手中。平市正西尙有一短鐵道至門頭溝，由門頭溝繞四十里汽車路，可至平漢之長辛店，此路軍事要隘爲八寶山，日正逼二十九軍之撤回，平西北爲平綏路，昌平爲綏之東段命脈，日軍已在昌平

有充分準備，以備必要時可以橫斷平綏。北平正北公路，可至古北口，古北口本身已在日軍之手，故今日北平對我國本部唯一之交通孔道，爲平漢路，萬不得已時，尙可以門頭溝一路補充，如果我方竟連蘆溝橋與八寶山而讓付日軍之手，北平一百五十萬民衆，北方千百年積累成功之文化城，整個已成他人囊中之物。地方當事者尙自謂外交如何有辦法，是皆無識者之妄言。

平漢路未通時，我從長辛店繞道門頭溝至北平，路上聽到許多鄉農談話，他們覺得這年頭氣象不同了。許許多多的二十九軍隊伍，駐在他們的家裏，或者車站，戒備異常森嚴，而他們毫不驚異，亦不覺厭煩，他們說：「大家程度提高了。說起國家事，沒有人不是一樣心的了。一不過，我們本來有條好好的平漢路，爲什麼不能自由通過，反而繞了這樣多路，究

竟我們有什麼過失呢？

北平是美麗的都市，而且是受着高深文化薰陶的都市。中國有千百萬人曾經爲這美麗的都市所陶冶，有若干國內國外有名的學者，受過這城市的教養，而且她正陶醉着教養着百數十萬的同胞。七七、事件以後，北平成了戒嚴與戰爭之城，城門最少閉了一月了。要道口上埋着作爲掩護用的沙包，警憲的力量加強了，許多居民避難到天津或其他的地方了，商店的門前冷落了，街上的車輛行人稀少了，健壯活潑的男女青年學生不多見了。總之，這座古城此時表現着「死」的景象了。然而她有點像一位有學問的美婦人，雖然斷了生機，肢體已經不能轉動，然而她的容顏仍然是秀色可餐，而她生前學術道德的涵育功夫，仍然使她在死後表現着靜穆舒恬。北平城內堆沙包，實在有些不必。因爲如果決心不受外人無理欺凌，

有抵抗橫暴的勇氣，我們應當不客氣的守着正義和軍事要點，使敵人定和戰於基本防綫之外。今我平津要害地點先後爲日軍佔去，不以力爭，今大禍已臨頭，只作市內之消極防止暴動工作，未免太不像話，設外險已失，而城內再起戰爭，則北方大局，已處於根本不利他位。大門不守，守房門，那會有多大用處？

七、七事件後，日本飛機常在平市上空飛行，市民看慣了，聽到機聲，也不甚驚異了。民二十二年塘沽協定時，平市市民初受外兵之恐駭，逃難者至多。今次則除少數優裕階級外，中級以下市民，普遍有了深一層的覺悟，日軍進迫無已時，大家如果不能有辦法，逃到那裏也是問題。所以大家索性不跑，而且對於頭上的飛機也若有若無的馬虎視之。

在北平警戒的士兵，遇到可疑的車輛行人，他們總是用了全副精力來

注視，來盤問，他們的眼睛，幾乎張大得要突了出來。然而你們的長官不能領你們作戰略上有價值的監視和戰爭，只在將死的城裏使大勁，勇則勇矣，其如勇得可憐何！

日本兵的情緒，完全和我們兩樣。有一天我們的汽車被阻於大井村之日軍步哨，彼方一面電話上部請示，其士兵慢慢同我們攀談起來，他們教我學日語，意態誠懇，很少對嚴重形勢表示關懷的樣子。他們是徵兵出身，有不少知識很高的分子。他們對於中日情況很明白，出發到中國來，也不是自己心甘意願。

這次日本到華北很多新聞記者，把華北此次侵略行為誇大的向本國宣傳，希望刺激日本國民勝利的情緒，以穩定軍部統治的基礎。然而我在北甯車上遇到些陪送日本記者們的日本士兵，根本不大注意他們的活動，只

皺眉蹙額感覺服裝太厚，武裝太多；只想解解他們的熱悶。豐台一帶巡查的日軍，沒有一個不表現着頹唐無神的怪相。

好久不到天津，這回到天津東車站，一看幾乎到了外國。黃色軍服的日本兵把守着站台，把守着天橋，把守着過道，我們的車站辦公房，被他們佔去做了「皇軍」的「駐站司令部」，日本在津的民衆團體，婦女團體等，在司令部旁邊設了「皇軍招待所」供給他們一些飲料。

站道裏有從南滿開來鐵甲車，車的鋼板外面，漆着虎斑，別顯威風。還有在鐵道上駛行的坦克車，我們北寧路貨車裏裝的日本軍火，車上車下，那裏都是日本軍人。偽奉山路和南滿路的車輛有不少在車站上，南滿的司機，在日軍指揮下自由調度我們的車輛。日軍大小軍官穿着皮靴掛上長刀穿來穿去。我不知道天津東站已變了這個樣子，下車一看，不覺毛骨聳

然。下車的中國人，多屏息疾步出站，不敢正視他們；一種小心謹慎的滋味，令人有點難受。

「七、七事件」以後的天津，聽說在十九日產生了一個什麼協定，第三項是取締排日，共同防共那些可大可小的自由解釋的東西。日本人在協定前後，又「忠實」（！）的執行他們這重視的排日防共等事件。除英法兩租界沒有辦法外，日租界和中國管轄的區域中，日方已不客氣的逮捕那些他們認為是抗日和共產的分子。新聞界的王研石失蹤了，理由據說是組織救國會之類；南開學生會的熱心負責人也被他們光顧過了。此外失蹤的人非常之多。我們的警察最多不過寫下他們捕人的汽車號數，也不敢阻擋和追捕。捕去以後的刑法，是有名的毒辣。

北寧路局對於日軍之招待，可謂無微不至，日軍不相干的武裝大兵，

也可以受路局頭二等免費的待遇。這簡直是歡迎人家來壓迫我們！

北寧車上，有些中國小學生，怒目望着他面前的日本兵。他們的母親或者姊妹恐怕小孩惹禍，但是無論如何也勸不轉，日本天天向中國交涉取締排日抗日思想，然而他們自己偏偏不斷造些事實來刺激中國青年，使他們感到他們今生第一個大目的：就是趕日本人出中國領土之外。

北甯路這樣豐富的鐵路，這樣的好的車頭和車輛，豐台是這樣規模的聯絡站，甚而至北平這樣美的城市，都漸漸吞入日軍口中去了。所以單言建設，而不能先有國防，則建設毫無國家意義，且反爲人所利用，以攻其國家。

三十七師馮治安部，這幾天奉令撤退，大兵們離開北平城門時，總不斷的回頭，望望城樓，看看城樓附近的小本營業者，他們意識中：「這些

都是屬於我們中國的啊！」

(七月二十五日)

前綫憶北平

小方

我們既然發動了一個偉大的民族解放戰爭，同時也就應該開展一個廣泛的自我批判，一切的弱點都不應該再隱瞞着了，檢討自己的錯誤，承認自己的錯誤，然後才可以圖糾正，圖進步。只有這樣，才能科學的運用過去的經驗和教訓，以把握着戰爭的最後的勝利。

二十九軍在七月二十九晚上，以一個夜間的工夫突然自北平撤退，於是一般悲觀論者都大說其風涼話了：「大刀片怎麼能和人家的飛機大炮比呢？」「華北亡在二十九軍手裏了！」誰說出這種風涼話，誰就是不識大體的庸夫，因為這種觀念完全是日本軍閥眼中的「二十九軍觀」，我們中

國的民衆是不應該有這種錯誤認識的。我們軍隊的機械化設備的確比不上日本，但這不只是二十九軍如是，就連我們國內的其他部隊亦並非不是這樣。我們這一個民族解放戰爭之勝敗決定的條件，不是單方面的軍隊機械化設備問題，這是誰都知道的。二十九軍兩年來駐在這國防的最前線，苦心堅忍的支持危難的局面，外受敵人的瘋狂的壓迫，內受漢奸賣國賊的煽惑包圍，直把這塘沽協定後的冀察危局維持到如今，正在我們的國家已經真正的和平統一了，全國民衆一致的要求收復失地的時候，二十九軍不能再容忍了，他勇敢的舉起了反抗侵略者的戰旗，向着敵人放出第一聲解放戰爭的大砲，他作了我們民族解放的先鋒隊，這一個功勞將永遠記在中國的光榮的歷史上。

敵人是傾巢來犯，我們的二十九軍只以孤軍首當其衝，以致受了這樣